

ZHONGGUOERTONG
HONGSEJINGDIAN
中国儿童红色经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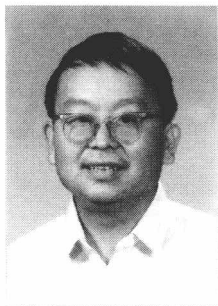
插图本

戴铜项圈的侦察兵

龙彼德 著

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作家简介

龙彼德，1941年7月生于湖南省沅陵县，1964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，在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生活过10年，从事过17年的文学编辑工作。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秘书长、浙江《东海》文学月刊主编、浙江省文联文艺研究室主任，职称为编审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诗歌学会理事、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理事、中国人才研究会艺术家学部委员会一级文学艺术委员。出版有儿童小说5种，其中《戴铜项圈的侦察兵》获1985~1986年浙江省第四次优秀儿童文学奖、《夜袭万寿庄》获少年儿童出版社“我最喜爱的故事”二等奖、《大马哈鱼历险记》获湖北省优秀儿童读物奖，诗歌《创造者之歌》1987年被定为五年制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指导读物。另有少儿故事经典3种。他更多的时间是从事成人创作，有诗集、评论集、长篇小说、散文集30种，并先后获得首届与第三届龙文化金奖、中国文联首届评论奖、首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贡献奖特等奖等。

★ ZHONGGUOERTONG
HONGSEJINGDIAN
中国儿童红色经典

戴铜项圈的侦察兵

龙彼德 著

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戴铜项圈的侦察兵 / 龙彼德著; 张茜绘.

—北京: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9.9

(中国儿童红色经典)

ISBN 978-7-5304-4273-9

I.戴… II.①龙…②张… III.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67575 号

戴铜项圈的侦察兵 (中国儿童红色经典)

作 者: 龙彼德

插 图: 张 茜

责任编辑: 田晓昕

图文制作: 博雅思

责任印制: 张 良

出 版 人: 张敬德

出版发行: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: 100035

电话传真: 0086-10-66161951(总编室)

0086-10-66113227(发行部)

0086-10-66161952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www.bkjpress.com

电子信箱: bjkjpress@163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 印 张: 26.75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4-4273-9/G · 864

定价: 75.00 元(全套 5 本)



京科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京科版图书, 印装差错, 负责退换。

人物介绍



观音保

大名柳观保，家住湖南辰州东面的柳树湾，和母亲相依为命，后来成为柳树湾儿童团团长，在剿匪行动中，带领小伙伴们光荣地完成了侦察任务。



辣妹子

丫头婆 九斤 冬生

观音保的好伙伴，柳树湾儿童团的小团员，个个机智勇敢，为了完成任务，有的不幸牺牲。



向添垒

解放军某侦察队队长，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神枪手，人称“响天雷”，在观音保等人的帮助下，带领队伍剿灭了当地的土匪。

绰号“混世魔王”，心狠手辣的土匪头子，观音保的爸爸和哥哥就是被逼给他拉纤不幸坠崖丧命的。



裴大镖

目 录

一、“滩”字是怎样写的	5
二、“打底子”与“牵羊”、“吊羊”	15
三、大红公鸡	26
四、穷骨头偏有穷骨气	39
五、救星就是解放军	48
六、观音保夺枪	58
七、裴大鏢来信	70
八、兰溪镇谈判	80
九、“我要当侦察兵！”	91
十、鸡场血祭	99
十一、智取军用图	110
十二、童心向辰州	124
十三、夜闯白浪滩	136
十四、除夕的枪声	148
十五、活捉裴大鏢	161

一、“滩”字是怎样写的

一九四九年的夏天，在湖南西部的沅江中游，一只中型的“麻阳船”正在逆水而上，与险滩急浪搏斗。

这种船，头尾高举，秀拔而灵便，由于出处是麻阳河（即辰溪），所以叫做“麻阳船”。它是沅江流域数量最多、活动最频繁的船只，水上转运全靠它。一个月前，这只船由辰溪商会雇下，装了几百斤苧麻、几百斤五倍子，还有水银、朱砂等土特产，沿江下行直到常德。货物脱手后，换回一船花纱、布匹，又日夜兼程，沿江上行，经桃源、辰州，返回辰溪去。时局不稳，前线吃紧，匪患四起，一船人的心都像这炎阳炙烤下的江水一样，滚沸难受。

此刻，船已过滩，行在一个长潭中。两岸是高大壁立千丈的山，山头上长着茂密的竹子，像一片片拂天的绿云；山下岩边排列着一块接一块的岩石，颜色黛黑，庞大如屋；一群群野莺、画眉，从竹林中飞出，落在石头上，自在鸣啭，直到船只近身时，方“噗”的一声，一齐向林中飞去。水边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水鸟，有的长颈红脖，像系着一条彩色飘带；有的花纹



戴铜顶圈的侦察兵

艳丽，尾巴像一把扇子……它们贴水争飞，凫水嬉戏，分明显示出气候的炎热与临江的快乐。

拦头人关腊狗，是一个二十五岁，有着一张黑里透红的圆脸、一身栗子肉的小伙子。他是上西溪关家坪的有名的“沅江通”关老大的幺儿，从小就跟父亲在沅江上闯荡，不仅有气力，而且有胆量，有经验。上滩下滩，会看水路；张帆落帆，能敏捷地拉拖下绳索。走风船行如箭时，蹲在船头上吆喝，把带刺的语言扔给同行落后的船只。自己船只落后被人嘲骂时，还善于反驳；人家唱歌，他也会用更悦耳的歌声作答。提起关腊狗的歌喉，无论在江上、船上、排上，没有人不佩服的。

关腊狗望了望两岸黛色如屋的大岩石，回过头来对站在船桅边的小水手说：“观音保，我教给你的那支《沅江岩石歌》，你会背了吗？”

小水手沉默着，没有回答。

“你就是这个哑脾气，不逗人喜欢。”关腊狗不满地瞪了对方一眼，又热情地说：“好吧，我再教你一遍吧！这回你可不兴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哦！”

务农耕春牯牛岩，
天晴落雨斗篷岩，
弯腰耘田蓑衣岩，
游山打猎野猪岩，
飞禽走兽鹧子岩，

诵经念佛和尚岩，
游船卜卦告子岩，
观音梳头镜子岩，
玉女端杯茶盘岩，
漂洋游巡官船岩，
成双并对鸳鸯岩，
铜壶滴漏响水岩，
屠夫杀猪杀刀岩，
撑船爬排穿石岩……

关腊狗念一句，停一下，想让小水手跟着学，没料到观音保一声不响，两片倔强的嘴唇仍旧紧闭着。

这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。他长脸，高鼻梁，一双呆滞、疑惑的大眼，隐藏在额上垂下的乱发之中，使人联想到一头受过惊恐的小鹿；由于饥饿、贫血，发育不良，长得十分单瘦，站在船舱板上，又像竖立着的一根干柴棍。他赤着一双脚，上身没有穿衣服，下身只穿一条短裤，背脊晒得像一块黝黑的铁板，脖子上却戴着一个精致、古朴的铜项圈。戴铜项圈，是湘西的风俗习惯。因为日子艰难，怕孩子养不大，一般穷苦人家都早早地把孩子许给了菩萨，不惜用口攒肚省的长年积蓄，请首饰匠打一个黄铜制的项圈，以便把弱小的生命保护起来。但一般都偏于幼年，稍微大一点，就摘下来了。像观音保这样大岁数还戴铜项圈的少年是极少的，这也许是因为观音保的母亲



过去虔诚，总希望观音菩萨保佑自己的儿子从小到大，太平无事吧！

关腊狗教的《沅江岩石歌》，观音保早就会背了。他正在想心事，没有回答腊狗哥。观音保家住在离辰州东面五十里的柳树湾。那里地无三尺平，田土少得可怜，并且七零八碎地挂在山坡上。脚下沅江哗哗流，田里滴水贵如油，年年旱得冒烟，年年颗粒无收。人们从农业上讨不到活路，只好铤而走险，把性命别在裤腰带上拉纤、标滩。观音保的父亲和哥哥就是为兰溪镇的首富裴大镖卖命，十五年前葬身汪洋的。为了埋葬父子二人，观音保的母亲为裴家做了十年牛马，在如今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刻，还不得不忍痛让自己的独苗来沅江上吃苦、冒险。

“腊狗哥，‘滩’字怎么写的？”观音保问。他上船当小水手一个月，虽然天天淘米、烧饭、切菜、洗碗、挨打、挨骂，但因为和关腊狗在一起，也学会了看水、看风、记石头、使用桨篙……最使他吃惊和入迷的，就是沅江众多而又吓人的险滩。

“哎呀，开金口了，真不容易。”关腊狗笑着离开船头，走到观音保跟前，抓起一块木炭，在船舱上写了一个“滩”字：“看见没有？三点水旁边加一个‘难’，也就是水上难的意思。提起沅江的滩，那真是多得出奇。从会同境内的第一滩黄土狭算起，下至常德上游的娘娘滩，仅千里水路便有险滩一百二十五处。其中数我们辰州境内的白河滩凶险，长约四十里，分上



戴铜顶圈的侦察兵

中下尾四滩，号称‘滩王’。半个多月前，我们这只船下滩的情景，你还记得不？两岸都是狭谷，泓帘水急，河中尽是明礁暗岩，什么刀背岩、阎王岩、铜钉岩、忘魂岩、三皇三绞、倒挂金钩……光名字就使人毛骨悚然。所以，船只下行时，要雇请有本事的标工标滩；上行时，要找纤夫拉纤。为讨个平安无事，这里通常有四五百人护滩，开设了专门做纸钱的烧纸铺。船只进滩前就在船头装香烧纸，斩鸡沥血，祈祷神灵保佑。可年年月月，海事仍然不断发生……”

“又要上滩了，关腊狗，你还扯什么淡！”掌舵的大胡子粗暴地打断了二人的谈话。他是芷江牌楼坳人，一向以摇船放排为生，在这个很不太平的年月，本不想出来拿生命去冒险。无奈芷江出了个大土匪杨永清，成立了“复兴楚汉宫帮会”，大“开山堂”，弄得不少人倾家荡产，赔了钱，赔了妻子，甚至赔了自己的性命。大胡子七十高龄的母亲也被抓去了，勒令他在两个月内，用一百块光洋“赎人”。他没有办法，只好忍气吞声，找了几个帮手，到沅江上来奔命。

“大胡子，你是驾船，还是奔丧？一路上只是催，催得我们连撒泡尿的时间也没有！真要逼急了，老子竹篙一甩，上坡回家去了。”腊狗是大胡子专门请来的拦头人，技术上有两下子，敢与大胡子对骂。他口里虽然这么讲，人却回到了船头，抽出竹篙拿在手上，准备点篙。

“关腊狗，你昏头了！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还不快叫观音保他们负好纤板，拽着竹缆上岸……”大胡子骂道，同时开

始解缆索，放缆子。

观音保抬头一看，船只早已出了长潭，正缓慢地向一片沙滩挪去，而两边的山势却更高峻了，全是刀劈斧削似的悬崖。悬崖上覆盖着各种灌木和花草，有的枝柯扶疏，有的长叶飘拂，有的花朵下垂成一长串，红白相间，幽香刺鼻……右岸的道路到这里，突然上升，从山腰间穿过，明显地露出了人工斧凿的痕迹，路旁挂着又粗又长的铁链，这就是沅江上有名的“寡妇链”。它是辰州境内沿江两岸三十几个寡妇用自己的血汗钱，集资打造的，其中也有观音保的母亲柳曲氏的一份。她们中间，有的是丈夫在这里摔下了悬崖，有的是儿子在这里葬身鱼腹，而柳曲氏则是丈夫与儿子一同在这儿双双丧命……

“这么危险的地方，怎么好让一个孩子去爬坡背纤啊？大胡子，你这个家伙，要钱不要命，心太狠了！”腊狗摇着竹篙，大声叫道，对小兄弟的关心与同情，使他差一点忘记了自己的处境。

“我心狠？这船是我家的吗？除去老板，这船上总共只有九个人，舵手与拦头工又不能离位，不叫观音保上坡搭一手，我们过得了这滩吗？”大胡子也回骂着。由于滩水加急，船只不仅不能前进，反而开始后退了。

眼前的情势确实十分紧张，观音保连忙负了纤板，跳下船去。长长的竹缆早让拉头纤的姜大毛和拉二纤的鲁么爹拽上了山道。王小佬等四个水手正跟着他们奔跑，光脚踏得河边的鹅卵石“稀里哗啦”乱响，正午的炎热从脚底一直窜到了头顶。



戴铜顶圈的侦察兵

当观音保追上了大帮，把纤板上短小的分缆搭上那条又粗又长的主缆的时候，已经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了。

“哎——嗨——唉——”前头姜大毛喊起了号子，七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调节了一下自己的脚步，七人重浊的呼吸变得均匀起来，七人剧烈的心跳也共了一个节奏……

“哟嗨嗨！”回声起自后面六个人的嘴边，顺着山势逐渐上升，从低处响到高处，从河上响到云里，从这山响到那山……

在号子中，“麻阳船”顶风前进，速度加快了。

观音保上身前倾，低头弯腰，走在队伍的最后面。他看不见前面大人们的脚后跟，只看见岩石裸露、利如刀刃的山间小路。这难道是人走的路吗？五步一高坎，七步一断层，一面是千丈悬崖，一面是百尺深渊。其中有一段绝壁，手脚全无抓处，下面洪波迭起，惊涛裂岸，空手爬过去，两条腿都兀自发软，而他们还要背起四五百公尺的长竹缆拉船上滩，每“哟嗨嗨”的喊一声号子，往前冲一步，都要付出极大的力气，冒着极大的危险。万一船一打横，一条缆索上的人就得像牵粽子一般的全被牵到水里。在这儿安上一条铁链，纤夫们谁不感激那些善良的寡妇呢？

观音保细看那条铁链，约六七十米长，两端深深地楔进岩石里，一节节铁环，环环相扣，由于风雨的剥蚀，上面还留着黄色的铁锈，随着人们的拉拽，摇摇晃晃，碰撞崖壁，发出“叮当叮当”的响声。这声音虽然微弱，却震人心魂，使人冒出一

身冷汗……看着，看着，观音保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个头包白帕、腰系黄麻、脚穿白鞋、全身重孝的母亲，站在悬崖边，手挽手地在帮他们拉纤。呵，链子上还有一段两尺多长的断缆在风中摆动！也许，当年十四岁的哥哥跟着父亲给裴大镖装运军火，倾着身子，拼全力拉船上滩的时候，“嘣”的一声，竹缆突然断了！哥哥，父亲，还有七八个叔叔伯伯，一下子从悬崖上坠落下去；与此同时，脱缰的船只箭一般射向下游，撞碎，爆炸在河中心那堆乱石上……想到这里，观音保倒抽了一口气，心不由得紧缩起来。

嗨……

打起号子上沅江啊嗨嗨，
沅江险滩多又长啊嗨嗨，
险滩送我千般苦啊嗨嗨嗨嗨，
我踏险滩呀啊嗨嗨，嗨，
万朵浪啊嗨嗨嗨嗨嗨咿咯咯咯嗨呀咿。

危险终于过去了，纤路走到了尽头，沅江上响起了关腊狗高亢、欢乐的歌声。“麻阳船”上尽长滩，来到一个小小水村边，两岸山势低矮，翠色迎人，传来了母鸡“咯咯”的声音，修船叮当的声音，隔河“喂喂”叫渡的声音。

观音保解下纤板，跟着姜大毛等人，追着那条被大胡子收上船去的竹缆，一路小跑地回到了“麻阳船”上，一头扎在张



戴铜顶圈的侦察兵

开双臂、早就候在船头的关腊狗怀里。

“好弟弟，总算闯过了这一关……”关腊狗高兴地嗫嚅着。

观音保悲喜交集，只是贪婪地、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拦头人胸脯上的汗气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看着这好似久别重逢的两兄弟，舵手大胡子笑了，善意地提醒道：“豺狗拉老虎，凶险的还在后头哩！”

二、“打底子”与“牵羊”、“吊羊”

果然不出大胡子所料，“麻阳船”一靠近水村码头，就听到好几条不吉利的消息：

“昨天有一只‘洪江油船’、一只‘桃源划子’、两只‘白河船’在白浪滩搁浅触礁了！”

“壶头山来了裴大镖的土匪。”

“水上交通受到阻碍，水上行船极不方便。”

弄得全船惊慌失措。

这个水村同沅江两岸其他的村子一样，有离水面三十丈上下的吊脚楼，飞楼高阁悬在半山中，结构美丽悦目。有一字儿排开的几十只小渔船，每只船上照例蓄养着六七只鱼鹰。也许是天气过于炎热，它们无事可做，蹲在船舷船顶上扇翅膀，或沉默无声地打瞌睡。有穿着毛蓝布围裙，高高地挽起裤腿，在大石旁边捶捣衣服的妇女，她们手中的棒槌捶着，捣着，发出均匀的响声……然而，这一切都引不起大胡子、关腊狗和观音保等人的兴趣，他们的亲人在受苦受难，在呼唤他们。在征得随船押运的滕老板的同意后，这只“麻阳船”又冒险上行了。